

域外 文化之旅

孙建秋 著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Press

域外文化之旅

孙建秋 著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中国·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域外文化之旅/孙建秋著. —北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1

ISBN 978 - 7 - 5663 - 0134 - 5

I. ①域… II. ①孙… III. ①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77184 号

© 2011 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域外文化之旅

孙建秋 著

责任编辑: 董 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 10 号 邮政编码: 100029

邮购电话: 010 - 64492338 发行部电话: 010 - 64492342

网址: <http://www.uibep.com> E-mail: uibep@126.com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印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成品尺寸: 185mm × 230mm 18.375 印张 插页 8 张 387 千字

2011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663 - 0134 - 5

印数: 0 001 - 1 000 册 定价: 62.00 元 (含光盘)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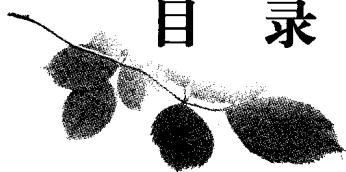


多年以来，我常把自己在国外点点滴滴的经历留下一些文字，以家信的方式寄给父母和家人，日积月累，居然也有了十几万字。在国内我教英语文学，在国外教授中国文化和汉语，所以常会以一种感受文化的角度，去品味异域别样的风情，感受各种文化活动和古迹名胜，在文章结集出版时，起名《域外文化之旅》。

在国外的旅程中，我流连于异域的大街小巷或人文古迹之中，希望对文化和历史有更多的了解，做一些静静的思索。当你置身于昨天还停留在书本上的莎士比亚的故乡，当你站在传说中亚瑟王的圆桌前，当你骑在骆驼背上缓缓走过埃及的金字塔，当你嗅到夏威夷火山口呛人的硫磺味，当西班牙的斗牛士在你身边勇敢潇洒地奔跑，当巴黎古老街巷中的招牌给你带来浓郁的历史氛围，当涅瓦河碧蓝而深邃的河水在你的耳畔奏响伟岸之音，当非洲妇女的诉说让你泪流满面，当威尔士文学节让你体会语言的震撼，当你开始发现你的呼吸似乎开始共鸣着中外文化的交响时，你相信，那些真正停留在你心间、和你的心灵融为一体的文化感悟，即使多年以后，依然芬芳依旧，沁人心脾，在温馨回首的刹那，让人感觉时光倒流！今天，域外文化之旅的每个感动的瞬间，再一次回到我的眼前，那些跨越三十多年的诸多感触，在我的心里加速升华，那些让人灵动的每一个瞬间，每每让我想抓起你的手，给你讲讲发生在那里的故事，想带你一起踏上那些曾让我沉醉的旅途。

那么，来吧，朋友，请随我而来！

目 录



一	伦敦住院记——医院颜色	1
二	伦敦南岸舞蹈节	9
三	威尔士文学节	14
四	英国中瓦洛普航空节	21
五	追忆温莎野生动物园	27
六	在英国看话剧	32
七	伦敦诺丁山加勒比狂欢节	42
八	中殿律师学校	48
九	罗切斯特镇狄更斯节	54
十	纽卡斯尔花园节与赛诗会	63
十一	在英国过春节	73
十二	给外国人起名字	77
十三	伦敦的美展	83
十四	水晶宫露天音乐会	88
十五	对不起，西尔维亚！	93
十六	与英国中小学生在—起	101
十七	留学生活缤纷小事	107
十八	亚瑟王的圆桌	115
十九	在伦敦作山西文化讲座	120
二十	伦敦地铁诗歌	127

二十一	顾城与谢烨	134
二十二	约克郡之行	139
二十三	美丽夏日	147
二十四	苏格兰的“海格斯”	153
二十五	环球剧场和“故乡盛事”	158
二十六	圣西西里娅赛歌节	168
二十七	意大利雕塑	175
二十八	铅笔——发生在圣彼得堡车站的故事	180
二十九	在西班牙看斗牛	186
三十	告别塞维利亚	194
三十一	黑石头与埃及北部（上）	200
三十二	埃及南部与金字塔（下）	210
三十三	巴黎漫步	219
三十四	新西兰亲历	226
三十五	夏威夷传记会议剪影	235
三十六	檀香山女王宫殿	245
三十七	美国校园生活	251
三十八	美国生意经	260
三十九	码头剧场和美国当代短剧	267
四十	域外妇女的艺术表达——小跑步参加怀柔 NGO	278

伦敦住院记

——医院颜色

1990 - 1993 年在英国进修期间，我有机会利用假期去英国各地及欧洲旅行。在意大利旅游时，由于受到抒情歌曲《我的太阳》的浪漫激情的影响，对太阳有一种特殊的眷恋，全然忘记了意大利九月的太阳还有她强紫外线灼人的一面，加上缺乏防晒补水的意识，鼻子不时会出血。本来秋燥出鼻血是常见的小毛病，但旅游归来后，流血次数过多，于是决定去最近的中塞克斯医院（Middlessex Hospital）看耳鼻喉科。

到医院，大夫检查后给我鼻中塞入一种叫做辛普森气球的玩意儿。然后医生用垂下的一端，像手压式打气筒那样注入空气，这过程使人疼痛难忍。然后我被收入住院部进行观察治疗。一位护士将我用担架车送去住院部，住院部与门诊有地下通道相连，仰卧的角度让我看到通道顶上布满粗粗的管子，不觉产生可怕的联想。我曾于 1987 年翻译过一本美国小说《裁决》，这情景与小说中所描写的植物人的去处相差无

几。我忧心忡忡，不知病房会是什么样子。安顿下来之后才发现我被安排在“国王爱德华七世病房”，真是个惊喜。多美的名字！本来人生了病情绪难免低落，若再住进一间数字编号的病房如 301 或 407 什么的一关好几天，岂不有囚禁感？在名字上下一点工夫，添加一层文化历史的积淀，无需花费分文就给予病人丰富无穷的联想。我觉得自己仿佛进入了皇室，这种心态于治疗大有裨益，使生病成了一次诱人的卧游。后经打听，病房名称果然千奇百怪：“证券销售人病房”、“裁缝病房”、“亚历山大女王病房”……不一而足。

我的病房共有八张床位，七位病友皆为男性。对医生来说，你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你只是病人。后来几位中国留学友人来探望时向四周看了看，大叫：“哎呀，你们都变中性人啦……”

我身旁的男病友是浦利茅斯港的船工，那是英国南部的一个海港城市。他与狄更斯小说《大卫·科伯菲尔》中小爱弥丽的家人完全一样，说话声音极大，我原以为活在海边惊涛骇浪中的人无不如此。他的性格和英国的天气一样不好理解，难以捉摸，一会儿滔滔不绝，一会儿沉默不语。晚上一关灯他就不说话了，后来我发现他一直看着我们的口形进行答话，居然回答问题正确无误，原来他是个聋者，使用唇语交谈。

刚刚进病房换好衣服躺下，一只热情温暖的手就紧紧地将我握住，像是亲人。我睁开眼睛一看，他全身黑色，戴一副眼镜，原来是医院的神父。我虽是无神论者，仍然受到感动，这给人一种启示：人在痛苦之时，稳重的颜色与慈祥的微笑多少能起安慰作用。他视病人难受程度，作陪的时间长短不一。“需要时叫我一声。”他又匆匆去看其他病人了。

我原以为身在异国他乡，住院期间的孤独甚于病痛的折磨，是最为难忍的。没想到护士的态度十分亲切，他们受过良好的训练，与病人说话时必定看着你的眼睛，让你感到自己在她们心目中多么重要。说话时不但身子略往前倾，而且称呼怕显得生分，一律不用姓氏，而是像亲人那样只叫名字。我的名字是建秋，拼音是 jianqiu，就索性都叫成“简 Jane”，让我感到亲切，仿佛彼此都是熟识的朋友。联想到国内病房中“三号床换药”、“四号床拿饭”

之类的大声呼喊，我觉得其文明程度相比之下就大为逊色，不仅显得疏远，甚至有点寡情了，大有改进的必要。

入院后第一个清晨，被一位穿着粉红色衣服的姑娘从梦中叫醒。“简，”她轻轻耳语道：“你要看什么报纸？”我十分诧异，这都到什么时候了，还看报？她见我答不上来，便建议说，“那就看看《每日镜报》吧，轻松！”为病人购买所需要的报纸是值班护理早晨最重要的服务项目。“也好！”我摸出五十便士给她。“简，”又一位穿浅色制服的护士叫我，“喝茶还是喝咖啡？”“茶！”“喝茶还是咖啡？”没想到西方社交中最常用的一句话在这儿也能听见。有的病人进食得用饲管帮忙，不能随便吃东西，但清晨的这杯咖啡还非喝不可。过了一会儿早餐来了，牛奶、谷物、小面包、奶油和果酱，一只煮熟的鸡蛋放在塑料托杯里，一支小匙为敲鸡蛋用。（真是多余，还说医院经费拮据）难怪英国十八世纪讽刺大师斯威夫特在《小人国游记》里将争论喋喋不休而其实无实质分歧的政党叫做“大头党”和“小头党”。这些党派的根本分歧是由于争论鸡蛋应从哪一端敲开造成的。我犹豫了一会儿，当大头党还是当小头党呢？到底哪头容易巧敲呢？我干脆把两边都敲开了，一样不费事！惹得我心里笑了起来。然后是订中午和晚上的饭菜。早餐的谷物无论燕麦或大麦片均放在一个方形小纸盒里，盒上印有填字游戏，饭后吸引病人做游戏，免得他们吃完饭就立即躺下，对消化不利。想得可真周到。

我还未来得及动笔填字，一位护士就走了过来，“咱们洗脸吧。”由于她尾音柔和，命令句就变成了似拟商讨的疑问句。由于英国病房按病情而不按性别分病房，而同时又要保证隐私和敞亮的环境，可够难为他们的。医院的做法是在病房上方安装一个“非”字形的架子，谁要方便、洗脸或换药之类的，一拉上厚实的双层棉布帘子，就成了与外界隔开的单独病房。帘子内层颜色柔和，使病人容易思想集中；外层（病人能看见对面）鲜亮有彩色风景，使人感到开阔。她端来一盆热水，还有一些棉纸巾。我因属于卧床病人，不让离床，想去响应大自然的召唤上上厕所也不准，急得要命。“你要Commode？”护士问。我想什么叫“康谋德（Commode）？”哪里又冒出这么一

个生词？厕所不是叫 W. C.，或者 Toilet，或者洗手间，或者 Ladies，便盆不是叫 pot，怎么冒出个“康谋德（Commode）”来了？原来这是一种特殊的沙发软椅一类的手推车，坐垫可以被掀起来，下面是便溺器。由于设计不断改进，其放置的角度向后略有倾斜，因此方便时不会产生声响而影响同室病友。

吃完早餐刚安定下来，一位穿蓝色制服的护士又来问“要不要换衣服？”虽然不觉得需要，但出于好奇，我便换上了睡衣。这苹果绿睡衣镶着荷叶褶边挺好看，只是觉得背后凉风习习，原来这个式样类似木偶人穿的那种无背式外罩，也跟幼儿园小朋友的围裙相仿。当我再次安定下来正要合眼时，一位眼神透着机灵劲儿的护士推了一个带轮子的活动书架来。“你要看什么？浪漫爱情故事？惊险小说？哥德式神怪故事？童话？日常生活杂志？画报？……”她滔滔不绝，我暗自高兴地捉摸开了，既然此处服务周到，那就干脆服务到底吧，我就把两年来想看而没借到的热门书《非我莫属》（Possession），也可译为《占有》，提了出来。“啊，我架子上没有，但医院职工图书馆有，你看完以后扔进书箱，没看完出院时也不要带走，无论多好看也不要随身带回去做纪念……”下午书果然送来了。该书是出生于1936年的英国女作家拜厄特（A. S. Byatt）写的，是荣获1990年英国图书大奖的畅销书，我真是如饥似渴，一看就看到十一点。护士们说，“睡吧！”就这样尽管鼻子一半不能用，尽管嘴巴不能闭，我却随着小说女主人公一起走进了十九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她在寻踪探古的过程中与一位同行相互产生了爱慕之情，最后发现几大洲正在争相搜求的手稿竟然有遗嘱传给她，与此同时与那位同行的恋情也到了如胶似漆的地步。小说中夹小说，诗中套诗，还有不少民谣，读这样的英国“新维多利亚小说”真是胜过药物治疗。也许看书太多之故，身体恢复较慢，气球止血法从24小时延长到48小时，放气的那天清晨，护士们有点紧张，怕辛普森气球卸不下来，哪知我一个喷嚏便把它打了出来。

最难熬的第一个夜晚，有位穿白制服的胖呼呼的黑人护士，很慈祥地坐在我床边紧紧握住我的手。看见我用嘴呼吸便什么也不说，只是亲切地微笑，

让人想起小时听表哥唱起过的那支《你的黑妈妈在你身边》的墨西哥电影歌曲。一股暖流涌遍全身。但她的制服既不是蓝色，也不是粉色。我喃喃地问她：“你的白色制服标志什么？”她说这是她个人穿的制服，她是从职业介绍中心那里派来顶夜班的。这类护士受过的专业培训不多，更多的是靠热情。其实对于病人来说有时候或许专业的操作并非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情感上的护理。

话说回来，有时候医院护士也会让人感觉过分周到：在床上静卧不了多久，总会有人过来问这问那，“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亲人？我们替你打，一定要通知亲人！”我这才再次意识到自己是在国外，是众多没有亲人在身边的留学人员中的一员，不觉一阵心酸。既然不动手术那就不要签字，不必签字又何必惊动别人？但护士们为了对病人负责，还是要去了一个可以联系的地址。后来也许是为了找到原因，正本清源吧，护士又给我抽走了许多血去化验，但对失血较多的我来说总觉得像是雪上加霜。然后，然后就是期待中的医生巡视病房了。

我在大夫查房前要求护士把我床头墙上那块醒目的一尺长三寸宽的木头制的名牌“弗来索尔”换掉。那肯定是属于原来住在这床的男病人的。她们回答说：“不用换，这是负责你的大夫的名字！”原来如此。这倒也好，护士们知道有了问题去找谁。英国等级森严，医生查房就像皇室出巡一样，跟上十一、二人，领头的是会诊医生穿黑色西服，不穿白罩衣，以示身份高贵；然后是两位专科住院医师，也穿黑色西服；然后是住院医师，然后是实习医生。再后是穿宝石蓝制服的女护士长，她有全权来处理各种病情，面部妩媚地化着妆，很漂亮，让你忘记自己是病人。接着又是着天蓝色衣服的正式女护士，和着白色制服的男护士，最后才是着粉红色衣服的护理员。

这时只听见穿西服的会诊医生演讲似地高声说道：“中国的鼻子，很奇怪！在美国东海岸华人聚集区流鼻血率高出西方人三分之一，尚未研究出什么原因，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科研题目。”病理学当然深不可测。当医生把气球塞进我的鼻孔时，他们看着中国式的小鼻子很发愁，我也爱莫能助。世

界上最可憎恶的东西就数血了，一口一口倒流入嘴里，又腥又咸，这造物主是怎样安排世界的？我刚看过罗马梵蒂冈的西斯廷教堂顶上的壁画《上帝造人》，感慨万分，赞叹不已，但是看来连文艺复兴时的巨匠米开朗基罗也没想出来怎样表现“血”的由来。

倒茶送饭的是穿绿色制服的伙食供应护士。令人奇怪的事是这些护士、护理素质很不均匀。穿天蓝色制服的正式护士，对病理并不全懂，而一些穿粉红色衣裙的按说级别低微的护理谈吐举止却文质彬彬，回答病人问题引经据典，医学理论信手拈来。针对我的问题，其中一位说：“我在医学院学习外科，只在周末来值夜班补贴点学习费用。”另一位说：“我研究的是按摩和道教静思医疗效果，来病房实习三个月取得点经验。”看来穿粉红色衣服的护理流动最大。护士中特别引人注目的还有男护士。病床过道上时常常会看见身穿白色制服挂着深蓝色海军军官肩章般的男护士实习生，若肩章上三道杠说明他是即将毕业的三年级学员。一位骑士般地挺着胸膛，态度温和的男实习护士，让一位九十高龄，头顶做过开颅手术的老妇人挽着他的臂弯来回踱步，以此活动活动身体。“多好的年青人！”病人们不约而同地称赞道。来探视的亲友也均投以尊敬的目光。我忽然想到在中国病房里这种白马王子般的男护士很少见到，我国的传统一直认为护士护理只是女人的职业，非也。

第三、四天日子快起来，当我想给朋友打电话时护士推来一部电话机，将插头往床头的插板上一插，就可打投币电话了。打完后移动电话机又被推进休息室，可以起床活动的病人就去那边打电话，看电视或谈天。

第四天星期日，大夫宣布我可下床走动，适应一下，防止因久卧病床而造成晕眩。我凭想像迈着国王爱德华七世的步子走出病房，当年他的儿子爱德华八世放弃王位，不爱江山爱美人，也曾迈着缓慢步子离开他的温莎城堡。乘电梯下楼去到颇有名气的医院小教堂参观。由于英国著名作家吉卜林死在这里，给教堂增加了名气。

吉卜林（1865—1936）身为英国血统，却生于印度，是记者、诗人和小说家。他的作品种类多，数量大，再加上他成熟早，因而被人们称为“天才



的多产作家”。在他众多的短篇小说中，许多都是围绕着印度平民和英国驻印度下层人士和士兵的喜怒哀乐展开的。他的代表作有寓言式短篇小说集《莽林丛书》（The Jungle Book, 1894）。吉卜林在海外呆的时间太长，所以希望死后埋在故土。

小教堂建筑十分考究，用了十七种彩色大理石，屋顶模仿意大利威尼斯圣马可教堂，用金色马赛克镶嵌，闪闪发光。受洗礼用的喷泉池则是由水绿、鲜绿和墨绿三色相间的整块天然大理石雕成的，上面刻着一圈从伊斯坦布尔移来的、讨人喜欢的希腊文回文句，正念、倒念全是一样的拼法，一个意思，难得了。“NIPSON ANOMEM AMNEM NA NOSPIN”（请洗净我的面孔和我的灵魂！）面对此情此景，我腿一软，觉得想忏悔的事情真是不少，自己只知道看书和工作，生活上对家人照顾太少，总是给亲人们带来很多麻烦。为人类贡献还谈不上，生命就不知不觉地过了半个世纪，忽然觉得吓人。祈祷处有一本打开着的《圣经》那样的精装留言簿，写着“写下你的名字和病痛，全教堂的信徒都会为你祈祷。”出于好奇，也想试试灵验与否，我用英文写了：“上帝保佑我的鼻子吧。”写完觉得怪不好意思。难怪崇拜南欧和古代文明的英国小说家 E·M·福斯特（1879—1970）在《通往科伦之路》这一短篇小说中描写了希腊麻塞尼亚省乡间的民俗。那个村子有一棵空心树。泉水穿流的树体中安设了一个小小的神龛。树内壁上挂着的各种小小的、朴素的人体器官模型：鼻子、眼睛、肝、肾、心、耳朵、脚板等等，这是人们为了祈求赐福，也为了在病好之后还愿挂起来的。当时读来觉得愚昧可笑，看来希腊人怕上帝不懂外语，干脆把生病器官刻成模型便于即时得到赐福，并达到还愿的目的，倒是也符合直观教学的原则。“非典”之后，空心树中恐怕会增加一些小小的可爱的肺模型了。

这也使我联想到也许住院并非坏事，许多文学名著都是在病房中创作出来的。1936 年美国亚特兰大的女历史学家玛格丽特·米歇尔要不是摔断腿困在床上六个月，世界上最畅销的小说《飘》也许就难以问世。这也给了我时间想一想如何把自己的域外见闻与心得纪录下来与大家分享。

星期一清晨起来整理一下，把书还掉，准备出院。周日中国朋友刚刚给我送来的鲜花理应转送给辛苦的护士。可是病友中有一位西班牙斗牛士，来英国旅游刚两天就和我一样流鼻血，想起美国作家海明威 1932 年的小说《死在午后》中描写的勇士，“在死亡边缘跳舞，跳得那么自如，那么优美，视死如归”，以及西班牙电影《碧雪黄沙》中斗牛士躺在血泊中时观众仍不断喝采，不禁十分感动和难过。于是我托护士把鲜花转赠给了他，算是间接向勇士的一种致意吧。十点钟我在伦敦大学还有课，紧催着护士帮我办好出院手续。

“等护士长来给你办好复诊预约再走！”

“那至少先帮我结算一下伙食费吧！”

“你什么也不用付！”啊，对了，我这才想起来，英国实行健康保险制度，使纳税人住院不需付钱。“那，我吃的牛排水果，喝的茶都不要钱了？”住院四日仿佛世间大变，一切免费，真觉得有点飘飘然。

走出院外，冷风迎面吹来，只见街上人们行色匆匆。试着喝杯茶，“三角五分”，少一文也不行。回头再望一眼医院的红砖大楼，遗憾的是始终不知道“弗来索尔”是何人，最舍不得的是护士们亲切的微笑和温柔的低语。闭上眼睛，深深吸一口气，解开了一个谜：在英国许多盛大的节日里，如女王的官方生日、狄更斯节、爱丁堡国际艺术节等，苏格兰军队总是身着红、绿色格呢裙，吹着风笛，列着方阵，接受检阅，电视台称它为 The Trooping of Colours，直译为七彩大游行，过去一直不大明白这个名称的丰富内涵。这一回住院，只见身着白色、粉红色、天蓝色、淡绿色、翠绿色、宝石蓝色和黑色制服的医务人员来回穿梭，这才懂得面容、声音、职务、性格、角色固然重要，但色彩能造就一种气氛，能概括地代表和包容一种体验。在瞬时的经历中，也许颜色就代表了一切。的确，色彩能如诗一般表述那么多的体贴、温情、关爱和美丽，并且能够常留心间。

伦敦南岸舞蹈节

泰晤士河流经伦敦市区，所谓“南岸”是指伦敦市中心区泰晤士河的南岸，1951 年为了庆典在这里建成了一个艺术中心，包括三个剧场、一座影院和一个精美的音乐厅。这个厅被命名为皇家节日音乐厅，建筑高大、敞亮，地面铺设细木质地板，非常适合举办舞蹈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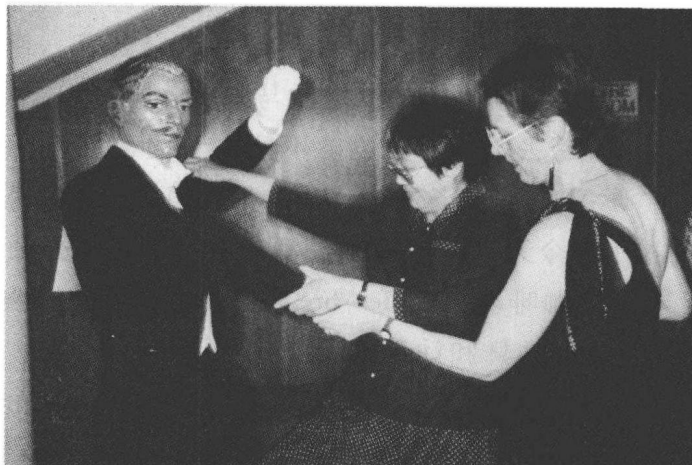
参加者一进门便人手一本免费的舞蹈节活动日程和节目安排的小册子。封面上印着措词强硬的黑体大字：“Ballroom Blitz”。不知读者怎么考虑。一开始我认为 Blitz 这个词与欢乐的舞蹈节格格不入，甚至让人很不舒服。因为它的原意为希特勒发动战争使用的强化攻势，即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最大战果的闪电战术。这样就可以理解为这个“室内舞闪电战”宣告了舞蹈节的性质——专门进行室内舞强化训练的一种舞蹈节日活动。教授的舞蹈几乎包括了所有室内舞：现代舞、探戈舞、芭蕾舞、拉丁舞。拉丁舞又细分为伦巴、门巴、恰恰、弗莱明戈等等。

现代舞最吸引人的是邓肯舞蹈课。这种可望不可及的邓肯舞蹈课平时一小时至少要 10 - 20 英镑，现在

呈现在你面前的是 Free（免费）！创始人美国舞蹈家伊萨多拉·邓肯（1878 - 1927）早年受到希腊雕像的启发，要求舞蹈者身着希腊式线条流畅、直下直上的简便衣裙，赤脚，她发展了一种自然、自由地表达感情的舞蹈。邓肯拒绝固定舞步与古典舞特有的造型。动作自然、非常个人化，而且往往是即兴发挥。她声称她的作品以大自然为基础，强调个性表达。邓肯认为自由奔放和热情洋溢的肢体语言，激情冲动与个性特色的表达方式可以捕捉古希腊纯朴的精神。这位舞蹈家曾是位不幸的女人，两个孩子淹死，使她不得不将自己内心的痛苦、尖叫依靠旋转和肢体的语言充分宣泄出来。她和妹妹伊丽莎白一起在德国舞校编排了各种著名的现代舞基本功组合，优美而富有灵感。其实这是一种诱导法，打破以前足尖舞、宫廷舞、华尔兹舞等所有规定的动作，让心儿说话，心有所思，心有所动，把动作夸张、伸延，充分表达自己的感情。她那依赖灵感的教学法，今天仍由许多舞校的老师来完成。看到几十名爱好者跟着音乐和教师示范一次次重复排练，而每次动作又都可以不尽相同，加入了个人的感受和体验，真是一种艺术享受！

探戈舞源于阿根廷，1915 年开始风靡欧洲上层社会，快速、性感，也受到哈巴聂拉舞曲的影响。进了大厅从楼梯走下去，迎面不远处一角落潇洒地站立着一位醒目的“理想舞伴（Your Ideal Partner）”。这位阿根廷男性，肤色微黑，微微上翘的小胡子显得执着，身穿黑色西服，风度翩翩，摆好标准舞姿，准备迎接投入他怀抱的女性。他的目光比较冷峻，只有当女性舞伴的位置达到一定角度，他才会凝神注视你。这是一尊玻璃钢制成的舞伴，因此他精力无限，整天工作。一开始我以为那是供摄影留念用的，后来上前一试才惊叹其妙用。他的右手臂可以活动，只有当你费很大力气，绕过固定的左手臂位置，爬进这个固定的框架中后，才能体验出什么叫标准舞姿：腰需后仰 45 度（你试试！），头侧 45 度（真晕！），腿则需撤成弓步（几乎是不大可能了！）。“理想舞伴”原来是用来校正姿势用的标尺。既是杀威棒，也是挑战者，让人不敢轻看了探戈舞的难度。我试了几次怎么都进不去，舞蹈教师见我吃力地往里钻，便过来帮助我（见图一）。一位热心的英国朋友帮我拍

下了这一刻。摄影留念后我接着往前走。不用低头就能发现地板上有用黑白两色印好的鞋底脚步，为你和舞伴在音乐伴奏下做练习用。踩准脚印可不是什么容易的事，这是在教授具有权威性的布宜诺斯·艾里斯探戈。步子有时小，有时又很大，这项活动名称叫探戈之夜（Tango Night），将一直进行到晚上。



图一 理想舞伴

芭蕾舞阳春白雪，我一直认为不可能进入群众性舞蹈节。对这种源于法国宫廷的舞蹈，英国国家芭蕾舞团有不同的思考。挂起一块醒目的大牌子：“国家芭蕾舞团舞蹈课，你可以溜进来（You can sneak in）”。其实，这个自相矛盾的牌子就是邀请，既透着英国人的幽默，又不降低国家芭蕾舞团的身价，也尊重正在上课的老师和其他观众，而且满足了人们好奇和逆反的心理。若写着“我们张开双臂欢迎你”，观众会认为这是广告，里面又不知在搞什么鬼，说“你可以溜进来”，反而充满了吸引力。我也就顺势溜了进去蹭上一节课。下午1-2点有《罗密欧与朱丽叶》现场示范和讲解，让你把舞蹈语言看个明白。令人震撼的是卧室求爱一节，朱丽叶重心前倾，双臂松驰，娇滴滴少女的缠绵情意通过罗密欧跪下，形成一道曲线，表现爱的情感从她